H. H. MU
CHINESE LIBRARY



## 奏議

###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勑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

意況臣老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

## 再乞郡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先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
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爲保全之計實深爲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

者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為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豈勞排擊觀其意趣不久

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
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聽
朝廷無由安靜皆臣愚惷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
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顧無
罪中無所愧而於二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
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
除一郡此疏即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黃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
詳覽施行
又貼黃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

聖眷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

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已蒙聖知

故遭破壞所損不細矣

又貼黃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

皆言屢有章疏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

有奏狀乞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

織以無爲有只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

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今臣

若更少留必須掇拾似此等事雖聖明洞照有

無而黨與既衆執奏不已則朝廷終亦難違其

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鋤必如此何如今日因
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
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又須騰謗以
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蓋臣既未能補報萬一而
使浮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閔察
早除一郡

乞將上供封椿斛㪷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
米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
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

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爲一農
栖於丘墓舟栰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覩
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
十餘萬蘇州三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旣秋田不種
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其閒饑饉變
故未易度量吳人雖號柔弱不爲大盜而宣歙之
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爲業百十爲羣往來浙中以
兵仗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爲他盜故略而不問
今人旣無食不暇販鹽則此等失業聚而爲寇或
得豪猾爲之首帥則非復巡檢縣尉所能辦也恭

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官物有限饑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路闕絕大悞饑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死也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糴不免流殍蓋亦有限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糶三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糶人情洶洶朝不謀夕但官

場一旦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
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
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內約度浙西諸郡合糴米斛
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中除見在外合用若干
石入急遞奏聞候到即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轄下
諸路封椿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須管接
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糴賣不管少有闕絕仍只依
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脚錢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
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椿錢物所貴錢貨流
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之類候出糶有餘方

得施行似此計置雖是數目浩瀚然止於糶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糶米不絕直至來年七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上供封樁斛㪷應副浙西諸郡糶米直至明年七月終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趍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

糴米五十萬石蒙聖慈依奏施行仍賜封樁錢
一百萬貫令糴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爲詞
不肯收糴去年若用貴價收糴不過每斗七十
足錢盡數收糴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糶
所濟不少其發運司官吏不切遵稟之罪朝廷
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由集今來若行臣言
即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慢必行重責所
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爲空言

乞擢用程遵彥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

詰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爲先以才用爲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靜之士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耻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僉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毋孝謹有絕人者毋性甚嚴遵彥甚宜其妻而毋不悅遵彥出之妻既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焉毋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爲僕妾之

後以事其親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
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遣
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採
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悌激
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
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
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

覽傾瀝肝膽不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權要獲譴曖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之譴臣聞賈易購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楊畏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

乞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
之很不敢不行頼給事中封駮諫官論奏方持其
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即不顧一方
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
勔偶非其黨猶肯爲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
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災
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
下指揮執政擘劃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
遣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
僶俛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懾服寧違二聖指

揮莫遙賈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爲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罷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爲累章不允計窮事迫須至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明察其至誠止是欲得外補即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留中省覽以保全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辯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三日

書右丞蘇轍爲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　見君錫稱被賈易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適往見君錫言臺諫等互論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惷無狀常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爲小官即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

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所與言皆憂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爲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略云草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鏤肝肺何日忘之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奏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釆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之密熟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卻爲給事中封駮諫官論奏臣因問

弟轍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
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
行即須羣起力爭喧瀆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言
趙君錫薦舉得正字今又爲賈易所言臣緣新自
兩浙來親見水災實狀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
刑馬瑊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災傷之狀甚於
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雖蒙聖恩極力拯救
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殍若更行
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不敢以實言
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便有滿

奮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以
賈易所言觀私事欲其力辭恩命以全進退卽不
知秦觀往見君錫更言何事文是日王適亦來見
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適與君錫親自來密熟
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
爲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乎臣
又語適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爲賈易言了此
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爲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適與
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此矣二人共在
可覆按也臣本爲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繫

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臣密熟相知議論及之欲以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爲觸忤君錫遂至於此此外別無情理者右臣竊備位從官弟轍以臣之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事臣不合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巳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取進止

## 辨題詩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

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

鳥亦欣然臣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途
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
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以及兩月決非山寺
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
敢挾詞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
今後臣子不爲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題詩狀

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
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

臣三省同奉聖旨令軾具留題處實封奏
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已於案內具劄
子奏聞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聞伏候
敕旨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狀二首

元祐六年九月　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
蘇軾狀申右軾今看詳前件李義修所陳劃一事
件內三件係欲開太康縣佔河及開陳州明河並
不在潁州地分無由相度可否利害外有一件欲
溝自下蔡縣界鑿於東江[illegible]以西地界至[illegible]

難爲開淘者平地築岸如汴河例不納衆流免致溝中淤溢橫出之患所是田間橫貫溝港兩下自有歸頭去處開或於要會處如次河口之類可置斗門遇田間有積水臨時開閉甚無妨也軾今看詳八丈溝首尾有橫貫大小溝瀆極多並係自來地勢南傾流入潁河別無兩下歸頭去處遇夏秋漲溢雖至小者亦有無窮之水雖下愚人亦知其不可塞今義修乃欲築岸如汴河不納衆流顯是大段狂妄又一件云八丈溝首尾三百餘里當往來道路豈能盡置橋梁欲乞於合該縣鎮濟要去

處創立津渡小立課額積久少助堤岸之費軾今看詳議者欲與大役勞力費國公私洶洶未見其可而義修先欲置津渡立課額以綱小利所見猥下無足觀採其餘議論雖多並只是羅提刑李察學意度更加枝蔓粉飾附會其說而已別無可考論其八丈溝利害軾見于細相驗打量地勢具的確事件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又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申右軾體訪得萬壽汝陰潁上三縣惟有

古陂塘頃畝不少見今皆爲民田或已起移爲永業或租佃耕種動皆五六十年以上與産業無異若一旦收取盡爲陂塘則三縣之民失業者衆人情騷動爲害不小看詳陳州水患本緣羅朝散於府界疏道積水所致今來進士皇維清既知修復陂塘可以弭横流之患何不乞於府界元有積水久來不堪耕種之地多作陂塘不惟所占田地元係積水占壓之處人戶别無詞說兼亦陂塘既修之後陳州水患自然衰減更不消縻弊公私開三百五十四里溝渠今來維清既欲依羅朝散擘畫

起夫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開溝之後又別奪萬壽等三縣農民產業不知凡幾千百項又別破人夫錢米以興陂塘顯是附會羅朝散議論有害無利必難施行軾自承領得上件省司文字訪聞得民間已稍驚疑若更行下逐縣勘會古陂項畝及起稅請佃年月則三縣農民必大驚擾其事既決難施行所以更不敢行下勘會其李[illegible]學羅朝散等所欲會議利害軾見行相驗別具利害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元祐六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先奉朝旨令知陳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羅適都水監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轉運司至潁州與臣會議開八丈溝利害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利害之詳難以會議尋申尚書省乞指揮逐官未得前來候到任見得的確利害別具申省方可指揮逐官前來會議進呈奉聖旨依所乞臣今來到任已兩月體問得潁州境內諸水但遇淮水漲溢潁河下口壅遏不得通則皆橫流爲害下冒田廬上逼城郭歷旬彌月不減尺寸但淮水朝落則潁

河暮退數日之間千溝百港一時收縮以此驗之若淮水不漲則一潁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漲則雖復旁開百溝亦須下入於淮淮水一漲百溝皆壅無益於事而況一八丈溝乎且陳之積水非陳之舊也乃是羅適創引府界積水以爲陳患今又欲移之於潁縱使朝廷卹陳而不卹潁欲使潁人代陳受患則彼此均是王民臣亦不敢深訴但恐潁州已被淮水壅流之患而陳州但受州界下流之災若上下水併在潁州則潁之受患必倍於陳四處鄉村官私皆被其害恐非朝廷之本意也臣

[illegible]潁州北高南下今潁河行於南八丈溝行於[illegible]
諸溝水遠者數百里近者五七十里皆自北瀉下
貫八丈溝而南其勢皆可以奪併溝水入於潁河
其間二水最大一名次河一名江陂水道深闊勢
若建瓴南傾入潁河而羅適欲以八丈溝奪併而
東此猶欲用五丈河奪汴河雖至愚知其不可而
羅適與臣書乃云若疑之只塞次河江陂勿令南
流可也何足爲慮雖兒童之見不至於此縱使臣
愚暗全不曉事與適相附會以興大役雖復起夫
百萬糜費錢米至巨萬億亦無由成而況十八萬

人與三十七萬貫石平臣歷觀數年以來諸人議
論胡宗愈羅適崔公度李承之以爲可開曾肇陸
佃朱勃以爲不可開然皆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
量見地形的實高下丈尺是致臆度利害只爭勝
負久而不決臣已選差教練使史昱等令管押壕
寨自蔡口至淮上計會本州逐縣官吏子細打量
每二十五步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見高下尺寸
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然後地面高下溝身深淺
淮之漲水高低溝之下只有無壅遏可得而見也
并取到逐縣官吏保明文狀訖所有逐竿細數見

在本州使案收管更不敢上瀆聖聽只具臾呈[illegible]
相驗到逐節事狀繳連申奏并略具下項要切[illegible]
害

一臣到任之初便取問得汝陰萬壽潁上三縣官吏文狀稱羅適崔公度當初相度八丈溝時只是經馬行過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地面高下是實切詳適等建議起夫一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元不知地面高下未委如何見得利害可否及如何計料得夫功錢糧數目顯是全然疎謬兼看詳羅適

所上文字稱八丈溝上口岸至水面直深二丈五尺至黃堆口與淮水面約直深十丈有畸卽是陳州水面下比壽州淮河水面高七丈五尺又云淮水面約闊二十餘里又云淮水大漲不過四丈適只以此便定八丈溝下口必無壅遏臣竊詳適若曾用水平打量見的實丈尺必不謂之約量顯是臆度高下難爲憑信今據史昱等打量自蔡口至黃堆口至淮上溜分丈尺及驗得每年淮水漲痕高下將溜分折除外尚有漲水八尺五寸折除

不盡其勢必須從八丈溝內逆流而上行三百里與地面平而後止顯見將來八丈溝過淮水漲大時臨到淮三百里內壅遏不行二水相值橫流於數百里間但五七日不退則潁州苗稼無遺類矣羅適云淮水面闊二十餘里今量闊處不過三里適又云淮水漲不過四丈今驗得漲痕五丈三尺適又云黃堆口至淮面直深十丈有畸今量得四丈五尺三事皆虛乃是適意欲淮面之闊與溜分之多則以意增之欲漲水之小則以意減之此

皆有實狀不可移易適猶以意增損其他利
害不見於目前者適固不肯以實言也
一江陂次河深闊高下丈尺其勢必奪八丈溝
水南入潁河及其餘溝水如泥溝尾溝之類
皆可以回奪入八丈溝不令東流實狀已具史
昱等狀内臣體驗得每年潁河漲溢水痕直
至州城門脚下公私危懼若八丈溝不能東
流却爲次河江陂等水所奪南入潁河則是
潁河於常年分外更受陳州一帶積水稍增
數尺必爲州城深患而羅適胡宗愈等皆云

自天地有水已來萬折必東必無回奪之理
既云萬折必東則是水有時而行於西南北
但卒歸於東耳非謂不折而常東也水之就
下兒童知之適等不必其就下而必其常東
此豈足信哉適又云方水漲時潁河亦自漲
滿不能受水則次河江陂安能奪八丈溝而
南臣謂八丈溝比潁河大小不相侔八丈溝
必常先潁河而漲後潁河而落方潁河之不
受水也則八丈溝已先漲矣安能奪諸溝而
東及八丈溝稍落而能行水則潁河已先落

矣安得不奪八丈溝而南此必然之理也

一據吏昱等打量到羅適回易八丈古溝創開六處計取民田二十七頃八畝合給還價錢或係官田地雖數目不多而羅適未曾計入錢糧數內又看驗得地性疎惡合用稍椿土薄水淺地脉沮洳開未及元料丈尺間必有水泉又難為倒填車水興功兼地形高下不等而溝底須合取令慢平溝身既深溝面隨闊則適所計料全未是實數其一十八萬人夫及三十七萬貫石錢米必是使用不足

有八丈溝利害大略具上件三事其餘更有不便事節未易悉數兼已略見於本路轉運判官朱勃申省狀内及考之前史鄧艾本爲陳潁間田良水少而開八丈溝正與今日厭水患多之意不同勸已論之詳矣伏望聖慈指揮將朱勃申狀與臣所奏一處看詳即見八丈溝不可開事理實狀了然明白乞早賜果決不開指揮以安潁壽之間百姓驚疑之心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據崔公度狀稱取到壽州浮橋司狀照驗得昨來五六月間陳潁州大水之時淮水北常

年大小顯見自是諸河泛漲并積水爲害並不干淮水之事看詳崔公度所言顯是只將是年淮水偶然不大便定永遠利害未委崔公度如何保得今後淮水與諸河水永不一時皆漲乎又臣問得淮潁間農民父老若淮水小則陳潁諸河永無漲溢之理公度所言必非實事

貼黃羅適計料八丈溝護開深一丈而汝陽縣官吏只計料八尺適亦不知據數申上其[illegible]俱皆如此

貼黃朝旨令僉羅適等言八丈溝成恐當[illegible]

船不復過潁州故州城裏居民豪戶妄生異議令勘會蔡河水漲每年中無一兩月其餘月分皆係水小據羅適圖序云八丈溝上口岸去蔡河水面二丈五尺而八丈溝止於地面上開深八尺除大水漲時溝口方與蔡河相通至水落時溝口去蔡河水面乃高一丈七尺潁人何緣過憂舟船不入城下顯是巧說厚誣潁人以伸其私意

## 奏淮南閉糴狀二首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

州蘇軾狀奏據汝陰縣百姓朱憲狀伏爲今年旱
傷稻苗全無往淮南糴得晩稻一十六石於九月
二十八日到固始縣朱皐鎭有望河欄頭蔣由等
欄住憲稻種不肯放過河來當時寄在陳二郎舖
内當來牓内只說欄截糴揚粳米不得過淮河並
不曾聲說欄截稻種今來不甘被望河欄頭所由
等欄截稻種有悞向春布種申乞施行臣尋備錄
朱憲狀及檢坐敕條牒淮南路監司及光州固始
縣幷朱皐鎭等處請依條放行斛㪷不得欄截至
今未有施行回報兼體問得本州今年係秋田災

傷檢放稅賦百姓例闕穀種見今在市絕少斛㪷
米價翔貴本州見闕軍糧亦是貴價收糴不行尋
勾到斛㪷行人楊佶等取問在市少米因依其楊
佶等供狀稱問得船車客旅等稱說是淮南官場
收糴出立賞錢不得津般粳米過淮南界是致在
市少米須至奏乞指揮者右檢會編敕諸興販斛
㪷雖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又條諸興販斛㪷及
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注云
舊收稅處依舊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臣頃
在杭州親見秀州等處爲官糴上供粳米盡條禁

止販賣及災傷地分並不依條免納力勝稅錢於
官並無所益依舊收糴不行徒使百姓驚疑各務
藏蓄斛㪷不肯出糶致餓損人戶爲害不少今來
淮南官吏又襲此流弊違條立賞行閉糴之政致
本州城市闕米農民闕種若非朝廷嚴賜指揮即
人戶必致失所伏乞備錄臣奏及開坐敕條指揮
淮西轉運提刑司行下逐州縣不得更似日前違
條禁止興販斛㪷過淮并勘會轄下如係災傷地
分不得違條收納米穀力勝稅錢所貴逐路官司
稍獲均濟仍乞速賜行下使災傷農民早行耕種

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又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爲光州固始縣朱皐鎮官吏違條禁止本州汝陰縣百姓朱憲收糴稻種不令過淮及取到行人楊信等狀稱是淮南官場糴米立賞禁止米斛過淮致本州收糴軍糧不行及農民闕種城市闕食已具事由聞奏乞嚴賜指揮淮南監司不得違條禁止販賣米斛仍乞勘會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五穀力勝去訖仍已令本州

一面移牒淮南提轉及光州固始縣朱皋鎮等處放行斛𣁽其提轉州縣並不回報依應施行惟朱皋鎮官吏坐到本州縣牒所准淮南西路提刑司指揮出牓云如有細民過渡回運米斛不滿一碩即勒白日任便渡載外有一碩以上滿一席者並仰地分捉搜赴官依法施行犯人備賞錢一貫每一席加賞錢一貫若或夜間過渡二碩以下犯人出賞錢一貫每席加一貫其所捉來到米數却勾攔前來於本縣元糴處出糶若係他人捉到其經歷地分勾當人並勾追勘斷以此致本鎮不敢放

過米斛又於今月十五日據汝陰縣百姓楊懷狀爲本庄不熟遂典田土得錢於淮南收糴到納稅及供家喫用米四碩被朱臯鎮立賞勾攔不令過淮臣又親自體問得本州寄居官戶皆言有田在光州界內今年爲潁州米貴各令人於本庄取米納稅供家並被本處官司立賞禁止不放前來切詳逐州縣鎮若非監司公然違背朝廷敕條明出牓示禁絕隣路饑糧即逐處官吏亦未敢似此肆行乖戾之政須至再奏乞賜指揮者右臣竊見近年諸路監司每遇米貴多是違條立賞閉糴驚動

人戶激成災傷之勢熙寧中張靚沈起首行此事至浙中餓死百餘萬人臣任杭州日累乞朝廷指揮亦蒙施行今來淮西提刑既欲收糴官米自合依市直立定優價則人戶豈有不赴官中賣之理今乃明出牓示嚴行重賞令人捉搦勾欄收糴顯是強買人物為國斂怨無甚於此況提刑司明知編勅雖遇災傷不得禁止販賣斛㪷乃敢公出牓示立賞禁絕淮南京西均是王民而獨絕其餱糧禁其布種以至官戶本家庄課亦不得般取與用違法害物未之前聞其逐州縣鎮官吏亦明知有

上條及臣已坐條關牒並不施行寧違朝廷編敕條貫不敢違監司并戾指揮伏望聖慈詳酌早賜問取施行少免官吏恣行農民無告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賜度牒糴斛㪷准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因出城市中時有扶挈襁褓如流民者問之皆云自壽州來尋取問得城門守把者亦云時有此色人見淮西提刑司出牓立賞不許米斛過淮北因此體問得士人南來者

皆云今秋廬濠壽等州皆饑見今農民已煎榆皮及用糠麩雜馬齒莧煮食兼壽州盜賊已漸昌熾安豐縣木場鎮打刼施助教家霍丘縣善鄉鎮打刼謝解元家六安縣故鎮打刼魏家賊徒皆十餘人或云二三十人頗有騎馬者器仗甚備每處贓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實亦有不申報者兼潁州界亦有惡賊尹遇陳興子鄭饒李松等數人皆老姦遁寇私立名號與官吏鬬敵方欲結集規相應和近日雖已敗獲深恐淮南羣盜不止流入潁州界縱不能為大害但饑民附之徒黨稍衆卻

王冲管三之流便不易捕獲臣又聞淮南自秋至今雨雪不足麥熟不熟猶未可知若麥不熟必大有饑民浙西江東既非豐熟地分勢必流徙北來則潁州有被其患若流民至潁而官無以濟之則横尸布路盜賊羣起必然之勢也所以須至先事奏乞若至時元無此事臣不敢避張皇過當之罪若隱而不言倉卒無備別成意外之虞其罪大矣臣日夜計慮勢不可緩謹具條件如左

一勘會本州常平斛㪷見管粳米三萬四千餘石通紐元糴價每㪷計一百一十八文有畸

菉豆一萬三千餘石通紐元糴價每㪷計七十二文有畸小麥二萬五千餘石通紐元糴價每㪷計五十四文有畸上三件色並係元糴價高纔依條量減出糶亦未能大段平減市價兼流民轉徙失所必無錢收買官米雖依條許借貸人戶又緣流民旣非土著將來無緣催索又條許常平斛㪷召募饑民工役及許依乞丐人給米斛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倍臣今相度不惟饑民羸弱聚散不常難爲工役又緣常平斛㪷本法元只用糶糴以準

平市價若將召募工役及依乞丐人例給與
則是有出無收今後常平本錢日耗不已有
時而盡臣知杭州日爲見浙西饑饉全賴常
平糶米所救活不可勝數以此知常平官本
只可令增不可令耗屢曾奏乞立法常平錢
米只許糶糴外不得支用雖未蒙施行所有
本州見管常平斛㪷臣終不敢以流民之故
輒乞費用留以準備來春斛㪷翔貴時出糶
以濟本州百姓

貼黃若蒙行下戶部不過檢坐常平條貫量減

價出糶及召募饑民工役並依乞丐人給米之數行下皆是空文無益實事乞自朝廷詳酌特

賜裁處

又貼黃元豐以前常用常平錢米召募饑民工役雖有減耗却將寬剩息錢補填今來常平官本有出無收若不立法禁止雜支則數日而盡深爲可惜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一勘會本州見管封樁陝西軍兵請受及禁軍闕額粳米三千七百餘石估定每㪷八十文小麥三萬三千餘石估定每㪷六十文菉豆

二千一百餘石估定每㪷五十五文粟米
百餘石估定每㪷九十文豌豆五千一百餘
石估定每㪷六十文准條許估定價例出糶
除勘會本州軍糧粳米年計不足今將轉運
司錢兊糴上件封樁粳米充軍糧外其餘小
麥菉豆粟米豌豆可以奏乞擘畫錢物盡數
兊糴準備賑濟流民

貼黃所有逐色估定價例並是在市實直如蒙
施行乞依今來估定價例兊買

右臣伏望聖慈愍念淮浙累歲災傷來年春夏必

有流民而潁州正當南北孔道萬一扶老攜幼全集境內理難斥遣若饑羸道路臭穢薰蒸饑民同被災疫之苦弱者旣轉溝壑則彊者必聚爲寇盜欲乞特賜度牒一百道委臣出賣將錢兌買前件小麥粟米菉豆豌豆四色封樁斛㪷候有流民到州逐旋支給賑濟如至時却無流民自當封樁度牒價錢別聽朝廷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臣若不預作擘畫陳乞則倉卒之間必難應辦若不密切奏論至此聲先馳則恐引惹饑民幷來本州官物有限中路闕絕則死者必衆

反為深害所以今來親書奏狀貴免漏泄以
目昏書寫不謹伏乞恕罪如蒙施行乞作一
司文字付臣措置
又貼黃臣所奏濠壽等州災傷盜賊次第問得
皆有本末非是風傳道路之言深慮本路及逐
州各有檢放賦稅元未奏陳致朝廷不信臣言
臣在杭州日親見監司州縣例皆諱言災傷只
如今年蘇湖水災可為至甚而臺官賈易等猶
欲根究其事行遣言者蘇州積水未退尚土城
門而知州黄履已奏秋種有望似此蒙蔽習以

戍風伏望聖慈試採臣言過作準備則一方幸
甚

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獎狀

元祐七年正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
蘇軾狀奏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得本州舊出惡賊
自元祐二三年間管三等嘯聚為寇已而又有陳
欽鄒立尹榮尹遇等亦是羣黨刼殺累至與捕盗
官吏鬬敵是時朝廷訪聞以名捕此等數人尋已
捉獲凌遲處斬惟尹遇一名漏網得脫不攻前非
結集陳欽之弟陳興鄭饒李松等數人不住驚刼

人戶尹遇自稱大大王陳興稱二大王鄭饒稱僥
三李松稱管四鄉村畏懾不敢言及縱被劫殺不
敢申報以致被殺之家父母妻子不敢聲張舉哀
百姓蔡貴莫諲董安三人只因偶然言及遇等即
時被殺內董安仍更用尖刀割斷脚筋其餘割取
頭髮及殺傷者不可勝數每次打劫皆用金貼紙
甲其餘兵仗弓弩並全累次與捕盜官吏鬬敵內
一次射殺弓手兼近日壽州界內強賊甚多打劫
魏家謝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晝騎馬
於鎮市中劫人其尹遇等聞之即欲商量應和居

民憂懼臣度事勢迫切即差職員監勒捕盜官吏責限收捕有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才幹自出家財募人告緝知得逐賊窟穴去處內陳興鄭饒李松等見住壽州霍丘縣開順場尹遇一名在壽州霍丘縣成家步比陳興等去處更遠二百里直方以謂衆賊之中惟尹遇最爲桀黠難捕又其窟穴離州界最遠遂分布弓手捕捉衆賊而直方親領弓手五人徑往成家步捉殺尹遇直方母年九十六只有直方一子臨去之時母子泣別往返五百餘里騎殺一馬直方步行百餘里裝作販牛小客

既至地頭衆皆畏懼不前獨弓手節級程玉等三人與直方持鎗大呼排戶而入尹遇驚起發弓篤箭欲發直方徑前親手刺倒衆弓手皆入方始就擒直方本與弓手分頭捕捉衆賊內陳興鄭饒李松三人以地近故先九日獲獨尹遇一名以地遠難捕直方親行故後九日獲既獲之後遠近喜快有城郭鄉村人戶六百一十七人詣臣陳狀備說逐賊凶惡多年爲害人不敢言若不盡法根勘萬一減死刺配即須走回嘯聚爲害轉甚以此知逐賊桀黠之甚衆所憂畏若不以時捕獲因之以饑

鐽必爲王冲管三之流而直方以進士及第毋子
二人相須爲命而能以忠義奮激親手擊刺以除
一方之患比之尋常捕盜官偶然掩獲十數饑寒
之民號爲刼賊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彼皆坐該賞
典而直方不蒙旌異則忠義膽決方畧之臣無所
勸激矣須至奏陳者

右檢准編敕節文諸官員躬親部衆獲盜一半以
上能分遣人於三十日內獲餘黨者通計人數同
躬親法今來李直方爲見衆賊之中唯尹遇最爲
宿奸老寇窟穴深遠衆不敢近須至躬親出界捕

提是致後獲既是尹遇須至躬行則陳興等三人須至差人無由躬親若使直方先爲身謀即須躬親先往近處捕陳興等三人然後多遣弓手續於三十日內捕尹遇一名即却應得上條同躬親法只緣直方忠義激發以除惡爲先務而不暇計較恩賞故躬親出界專捕尹遇一名以致所差弓手却先獲陳興等三人遂與上條不應於賞格有礙考之法意顯是該說不盡伏望朝廷詳酌只緣直方先公後私致得先後捕獲之數不盡應法欲乞比附上條通計人數許同躬親法爲第三等若下

刑部定奪則有司須至執文計析毫釐直方無緣該得第三等恩賞惟望聖恩體念尹遇等若不以時捕獲必為嘯聚羣寇而直方儒者能捐軀奮命忠義可嘉特賜指揮臣又慮朝廷惜此恩例恐今後妄有攀援勘會臣見今於法合轉朝散郎情愿乞不敢轉將此恩例與直方償酬獎緣直方母年九十餘只有一子因臣督迫泣別而行若萬一為賊所害使其老母失所臣豈不愧見僚吏以此將臣合轉一官與直方充賞不惟少酬其勞亦使臣今後有以使人不為空言無實者於臣亦為莫

天之幸且免後人援例庶朝廷易爲施行臣不勝

天願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臣所論奏皆有實狀可以覆按本合候尹遇等結案了聞奏又恐朝廷未盡以臣言爲信更當行下監司體問逐賊凶惡之實與直方捐軀奮激之狀故及逐賊未死聞奏庶可以覆按施行侁三是管三火中有名強賊人管四是管三第此二賊欲得遠近畏服故詐稱二人姓名

又貼黄奏爲汝陰縣尉李直方捕獲強惡賊人乞依編敕第三等酬賞候敕旨

之命以致付三等酬賞須辨許
人訊明系為攻剿殺賊得李直方捕獲逆賊人
三名此二賊係得遺逆見賊攻情稍二人并首
前行較三長管三次中有各逆賊人等四走遠
單亦並致之狀攻及逆賊未從開奏故可以覆核
更當行下照前開逆賊凶惡之實其証方諸
選擇確實一同奏又恐有其未盡以臣言為信
一頭黃臣所論奏皆不實亦可以覆核本合次兵
天顧准發奏開狀伏候勅旨
天之幸且充後入臣不敢違其愚慮誠所以臣不學

奏議

乞賜光梵寺額狀

元祐七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伏見本州禎上縣白馬村有梵僧佛陀波利眞身塔院舍約四五十間元無敕額父老相傳佛陀波利本西域僧唐儀鳳中遊五臺禮文殊師利見老人令復還西域取佛頂尊勝陁羅尼經佛陀波利用其言往返數萬里以永淳中取經而還至今流布而佛陀波利於禎上亡沒墨係相

與漆塑其身造塔供養時有光景頗著靈驗不敢
具述臣於諸處見唐人所立尊勝石幢刊記本末
與所聞父老之言頗合今歲正月大雪過度農民
凍餒無所祈禱[illegible]念應聲[illegible]以佛陀波
觀為之言臣鄰聞[illegible]利[illegible]人情翕然
[illegible]臣隣[illegible]館庶幾不違不
致廢壞須至乞奏者
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曲從民欲特賜本院一勅
額如常開允以光梵爲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薦宗室令畤狀

元祐七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右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爲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興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爭立教養選舉之

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僉書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畤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已嘗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亦不爲小

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積欠六事幷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
行下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
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
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
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
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

之劾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簍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

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恩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　日有所得若一旦除

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息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路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

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
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
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
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
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
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
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
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
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
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

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
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
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
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
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
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
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
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
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
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

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

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不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謹件如左

一准元祐五年五月十四日勅節文應實封投狀承買場務第五界已後見欠未納淨利過目錢亦許比第四界以前三界內一界小數催納上件條貫止爲過界有人承買場務可以分界見得數小一界錢數豁除見欠其間界滿無人承買場務只勒見開沽人認納過目錢數者即無由分界見得小數所以不該

上條除放朝廷爲見無人承買場務比之有
人承買者尤爲敗闕不易送納反不該上條
除放於理不均故於元祐六年春頒條貫內
別立一條諸場務界滿未交割者且令依舊
認納課利及過日錢若委因事敗闕或一年
無人投狀承買經縣自陳申州本州差官限
二十日體量減定淨利錢數令承認送納仍
具減定錢數出榜限一季召人承買無人投
狀本州再差官減定出榜限滿又無人投狀
依前再減出榜若減及五分以上無人投狀

申提刑司差官與本州縣官同共相度再減節次依前出榜如減八分以上無人投狀承買委是難以出納淨利錢即所差官與本州縣保明申提刑司審察保明權停閉訖奏自界滿後至停閉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臣今看詳朝廷立此兩條聖恩寬厚敕語詳備應有人無人承買場務皆合依條就小送納無可疑惑只緣官吏多以刻薄聚斂爲心又不細詳條貫所以諸處元只施行逐界通比就小催納指揮此界滿無人承買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

條貫多不施行臣細詳上條既云自界滿至
停閉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
即是分明指定合依臨停閉日減定最小錢
數送納雖逐次減定錢數不同緣皆未有人
承買不免更減終非定數既已見得臨停閉
日所減定數豈可却更追用逐次虛數爲定
臣已指揮本州行下屬縣應界滿欺闕無人
承買場務係見開沽人承認送納者並依上
條只將臨停閉日所定最小錢數爲額催納
內未停閉已前有人承買即係上條各以當

限所減定錢數爲額催納以上如有欠負卽
將已前剩納過錢數豁除如已納過無欠負
者卽給還所剩本州已依應施行訖深慮諸
路亦有似此施行未盡處乞聖旨備錄行下
一准元祐五年四月九日朝旨應大赦以前見
欠蠶鹽和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催理
或全家逃移鄰里抱認或元無頭乇均及干
繫人者並特與除放今勘會江都縣人戶積
欠青苗錢斛二萬四千九百二十貫石內十四
九百貫石係大赦已前欠負逃移臣已指揮

本州依上件條旨除放去訖一千五百二十五貫石雖係大赦前欠負却係大赦後逃移未有明文除放見今無處催理不免逐時行下鄉村勘會虛有搔擾臣已指揮本州更不行下欲乞聖旨指揮應大赦前欠負鹽和買青苗錢但見今逃移無處催理者本縣官吏保明並與除放

貼黄勘會上件朝旨經隔二年不為除放臣今來方始施行深慮諸州軍亦有似此大赦前欠鹽和買青苗錢逃移人戶合依聖旨除放而

官吏不爲施行者乞更賜行下免罪改正

一檢准熈寧編敇諸主持倉庫欠折官物買撲場務少欠課利元無欺弊者其産業雖已估計倍納入官許以所收子利紐計還元欠官錢數足即給還或貼納所欠錢數相兼收贖如過十年不贖依塡欠田宅條施行係十保干係人産業雖欠人有欺弊亦准此此乃祖宗令典雖熈寧新法亦許准折欠數數足便還只因元豐四年十二月内兩浙轉運司奏買撲之人多是作弊拖欠合納課利須至官

司催逼緊急却便乞依條將產業在官拘收
子例折還係元抵田產物業窠緣所出花利
微細卒塡所欠官錢不足看詳買撲場務並
係人戶情愿實封投狀抱認勾當其課利依
條自合逐月送納即與公人主持倉庫欠折
官物陪塡事體不同今相度欲乞於編勑內
删去買撲場務少欠課利八字因此立法謹
主持官物欠折無欺弊者其產業估納入官
以所收子利准折欠數候足給還或貼納錢
收贖如過十年不贖依塡欠田宅法係十保

干繫人產業雖元欠有欺弊仍以所估納抵
產干利准折欠數通計償足給還抵產其以
前欠負並准此內剩納過錢數仍給還所剩
一准元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明堂赦書節文
開封府界及諸路人戶見欠元豐元年以前
夏秋租稅并沿納不以分數及二年以前誤
支雇食水利罰夫買撲場務出限罰錢并免
役及常平息錢並特與除放是時轉運司申
中書稱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絹米及和預
買紬絹并係人戶已請官本不合一例除放

中書批狀云勘會赦書内即無見欠丁口鹽錢并鹽博絹米及和預買紬絹已請官本除放之文因此州縣却行催理至元豐八年登極赦書亦是除放兩稅沿納錢物後來尚書戶部仍舉行元豐四年中書批狀指揮逐年蠶鹽錢絹和預買紬絹等係已請官本並不除放臣今看詳内蠶鹽錢絹一事鹽本至輕所折錢絹至重只如江都縣每支鹽六兩折絹一尺鹽六兩元價錢一十文五分足絹一尺價錢二十八文一分足其支鹽納錢者每

鹽五斤五兩納錢三百三十一文八分足比元價買鹽每斤二十八文足以爲一百八十三文足又將錢折麥所估麥價至低又有倉省加耗及脚剩之類一文至納四五文今來旣不除放卽須催納絹麥折色所以人戶愈覺困苦臣今看詳丁口鹽錢絹旣爲有官本難議除放卽合據所支鹽斤兩實直價錢催納豈可將折色絹麥上增起錢數盡作官本顯是於理合放於條未有明文臣巳指揮本州並令極赦前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絹麥

之類只據當時所支官物實直爲官本催納
其因折色增起錢數並權住催理聽候朝旨
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依此除放
一准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應內外欠
市易錢人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
放續准元祐二年二月七日都省批狀知鄭
州張璪劄子奏臣伏覩明堂赦書節文諸路
人戶見欠市易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
臣自到州契勘得本州舊係開封府界管城
縣日本縣市易抵當所於元豐二年五月以

後節次准市易上界牒准太府寺牒支降到
疋帛散茶令搭息出賣其本州自合依條許
人戶用物貨等抵請及見錢變易本州却賒
賣與人戶仍不曾結保致有二百九十八戶
除納外共拖欠下官錢計一千九百餘貫文
雖契勘得逐戶名下見欠各只是二百貫以
下本州爲是元管勾官司違法賒散不依太
府寺搭息出賣指揮致人戶亦不曾用物貨
抵請卽與市易舊法許人結保賒請金銀物
帛見欠官本事體不同以此未敢引用赦勅

除放係上件人戶所欠物帛價錢本因官吏
違法賒過其人戶元不知有此違礙伏望聖
慈矜卹特許依赦除放庶使貧民均被聖澤
戶部看詳往罷賒請後來違法賒散過錢物
并府界縣分人戶抵當斛本糯米各與未罷
已前依條賒請事體不同今勘當難以依赦
除放都省批狀依戶部所申又續准元祐三
年十月二十七日赦勘會內外見欠市易非
違法賒請人戶已降指揮二百貫文已下除
放其外路係違法者即不該除放切緣本因

官司違法賒賣今來人戶若不量與蠲放顯
見獨不霑恩須議指揮十月二十五日奉聖
旨令戶部指揮諸路契勘官私違法除放人
戶許將息罰充折外見欠錢二十貫文已下
者並與除放又續准元祐四年正月初十日
轉運司牒准尚書戶部符據淮南轉運司狀
契勘本路市易欠錢除依條賒借并元係經
官司違法賒欠已依上項赦敕朝旨施行外
元有未承元豐四年五月十九日朝旨住罷
賒借以前并以後有人戶於市易務差出計

置變易勾當人等頭下賒借錢物見欠不及一百貫及二十貫以下今詳所降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敕止言市易欠錢人戶見欠二百貫文以下除放并元祐三年十月一十七日朝旨亦止言官司違法賒借見欠二十貫文以下除放今來前項人戶從初經於市易差出勾當人等頭下賒欠本司疑慮未敢一例除放申部者本部看詳明堂赦云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二百貫以下除放及近降朝旨亦止云官私違法私放人戶許將

息罰充折外見欠二百貫以下除放即無似此窠名明文今據所申符本司主者詳此一依前後所降朝旨施行無至遺誤臣今看詳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止言應內外欠市易務錢二百貫以下並與除放赦文簡易明白元不分別人戶於官司請領或徑於勾當人名下分請亦不拘限官司依條賒賣或違法俵散及有無抵當結保搭息不搭息之類但係欠市易務錢二百貫以下者便合依赦除放更無疑慮切原聖意蓋爲市易務

錢本緣奸臣貪功希賞設法陷民赤子無知
爲利所罔故於即位改元躬祀明堂始見上
帝之日親發德音特與除放皇天后土實聞
此言當時有識已恨所放不寬旣知小民爲
官法所陷何惜不與盡放更立二百貫之限
然是時欠負窮民無不鼓舞涕泣銜荷恩德
曾未半年已有刻薄臣寮強生支節析文破
敕妄作申請致有上項續降聖旨及都省批
狀指揮應官司違法賒借者止放二十貫以
下其於差出勾當人名下賒請者並不除放

一文使宗祀赦文反爲虛語非獨失信於民亦爲失信於上帝矣所繫至大而俗吏小人曾不爲朝廷惜此但知計析錐刀之末實可痛愍臣竊仰料二聖至仁至明已發德音除放二百貫以下豈有却許刻薄臣寮出意阻難追改不行之理必是當時議者以爲欠錢之人詐立私下賒買人姓名分破錢數令不滿二百貫僥倖除放以此更煩朝省別立上項條約以防情弊一時指揮不爲無理今來歲月已久人戶各蒙監催枷錮鞭撻困苦理

極若非本身實欠豈肯七年被監不求訴免以此觀之凡今日欠戶並是實欠必非私相計會爲人分減之人明矣伏望聖慈特與舉行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赦書應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不以官私違法不違法及人戶於官司請領或經於勾當人名下分請者並與除放所貴復收窮困垂死之民稍實宗祀赦書之語以荅天人之意

一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將府界諸路人戶應見欠諸般欠負以十分爲率每年

隨夏秋料各帶納一分所有前後累降催納欠負分料展閣指揮更不施行臣今看詳上項指揮明言應見欠諸般欠負並分十料催納元不曾分别係與不係因災傷分料展閣之數聖恩寛大詔語分明但係欠負無不該者只因戶部出納之吝别生支節謂之申明其畧云本部看詳人戶見催逐年拖欠下夏秋租稅贓賞課利省房沒官等錢物若不係因災傷許分料展閣理納之數自不該上條致尚書省八月三日批狀指揮依所申施行

即不曾別取聖旨臣嘗謂二聖即位已來所
行寬大之政多被有司巧說事理務爲艱阻
使已出之令不盡施行屯膏反汗皆此類也
兼檢會元祐敕節文諸災傷倚閣租稅至豐
熟日分作二年四料送納若納未足而又遇
災傷者權住催理今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
五日聖旨指揮雖分爲十料比舊稍寬又却
衝改前後分料展閣指揮即雖遇災傷亦須
催納水旱之民當年租賦尚不能輸豈能更
納舊欠顯是緣此指揮反更不易欲望特降

聖旨應諸般欠負並只依元祐五年五月二十
十六日聖旨指揮分十料施行仍每遇災傷
依元祐敕權住催理內人戶拖欠兩稅不係
災傷倚閣者亦分二年作四料送納未足而
遇災傷者亦許權住催理所有戶部申明都
省批狀指揮乞不施行
貼黃議者必謂若如此施行今後百姓皆不肯
依限送納兩稅僥倖分料臣以謂不然編勑明
有催稅未限不足分數官吏等第責罰令佐至
衝替錄事司戶與小處差遣典押勒停孔目管

押官降資祿貫至重誰敢違慢若非災傷之處
檢放不盡實者何緣過有拖欠若朝廷不恤須
得併催則人戶惟有逃移必無納足之理
一臣先知杭州日於元祐五年九月奏臣先曾
具奏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為有司
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
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
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為籍納折納之法使
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旨
已許止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

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據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八千二百九十疋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論奏經今一百八日未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尚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

蘇軾別具聞奏臣已於元祐六年正月九日
備錄元狀繳連奏去訖經今五百餘日依前
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一處行下
右謹件如前今所陳六事及前所陳四事止是揚
州杭州所見竊計天下之大如此六事四事者多
矣若今日不治數年之後百姓愈困愈急流亡盜
賊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特留聖意深詔左右
大臣早賜果決行下臣伏見所在轉運提刑皆以
催欠為先務不復以恤民為意蓋由矢異業所居
使然臣愚欲乞備錄今狀及元祐六年正月九日

所奏四事行下逐路安撫鈐轄司委自逐司選差
轄下官僚一兩人不妨本職置司取索逐州見催
諸般欠負科名戶眼及元欠因依限一月內具委
無漏落保明供申仍備錄應係見行欠負赦條出
榜曉示如州縣不與依條除放許詣逐司自陳限
逐司於一季內看詳了絕內依條合放而州縣有
失舉行者與免罪改正訖奏具其於理合放而未有
明條或於條有礙者並權住催理奏取敕裁仍乞
朝廷差官三五人置局看詳立限結絕如此則甚
年之間疲民尚有生望富室完復商賈漸通酒稅

增羨公私寬泰必自此始也臣身遠言深罪當萬
死感恩徇義不能默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本州近准轉運司牒坐准戶部符臣寮上
言去歲災傷人戶農事初興生意稍還正當惠
養劬之蘇息伏望聖慈許將去年檢放不盡秋
稅元只收三二分巳下者係本戶巳是七八分
災傷今來若納錢尚有欠必是送納不前乞特
與除放其餘納錢見欠人戶亦乞特與減免三
分外若猶有欠并上二等戶如不可一例減放
則並乞特與展限候今年秋熟隨秋料送納其

言至切詩蒙聖恩送下戶部本部却只檢坐元
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勑節文災傷帶納欠負
條貫應破詔旨其臣奏所乞放免寬減事件元
不相度可否顯是聖慈欲行其言而戶部不欲
雖蒙行下與不行下同臣今來所論若非朝廷
特賜指揮即戶部必無施行之理
又貼黃臣今所言六事及舊所言四事並係民
心邪本事關安危兼其間逐節利害甚多伏望
聖慈少輟清閑之頃特賜詳覽
又貼黃准條檢放災傷稅租只是本州差官計

會令佐同檢卽無轉運司更別差官覆按指揮
臣在潁州見逐州檢放之後轉運司更隔州差
官覆按虛實顯是於法外施行使官吏畏憚不
敢盡實檢放近日淮南轉運司爲見所在流民
倍多而所放災傷多不及五分支破貧糧有限
恐人情未安故奏乞法外支給若使盡實檢放
流民不應如此之多與其法外拯濟於既流之
後曷若依法檢放於未流之前此道路共知事
之不可欺者也臣忝居侍從不敢不具實以聞
奏

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初無此心則臣亦不敢必望此政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止矣然臣猶孜孜强聒不已者葢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爲臣子所格沮也竊觀即位之始發政施仁天下聳然望太平於朞月今者八年而民益貧此何道也願陛下深思其故若非積欠所壓自古至今豈有行仁政八年而民不

蘇者哉臣前所論四事不爲不切而經百餘日略不施行臣旣論奏不已執政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令臣別錄聞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若非陛下留意痛與指揮只作常程文字降出仍却作熟事進呈依例送戶部詳看則萬無施行之理臣人微言輕不足計較所惜陛下赤子日困日急無復生理也臣又竊料大臣必云今日西邊用兵急於財利未可行此臣謂積欠之在戶部者其數不貲實似可惜若實計州縣催到數

目經涉歲月積欠之在戶部者累毫何足以助經
費之萬一臣願聖主特出英斷早賜施行臣訪聞
浙西饑疫大作蘇湖秀三州人死過半雖積水稍
退露出泥田然皆無土可作田塍有田無人有人
無糧有糧無種有種無牛餓死之餘人如鬼腊臣
竊度此三州之民朝廷加意惠養仍須官吏得人
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危浙西災患若於一二年前上下孜心同力拯濟
其勞費殘弊必不至若今之甚也臣知杭州日預
先奏乞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饑民

聖明吾察支賜緡錢百萬收糴而發運使王覿堅
稱米貴不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
爲甚賤縱使貴糴尚勝於無而覿執所見終不肯
收糴顆粒是致次年拯濟失備上下共知而不詰
問小人淺見只爲朝廷惜錢不爲君父惜民類皆
如此淮南東西諸郡累歲災傷近者十年遠者十
五六年矣今來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
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嗟之氣必
復致水旱欲望聖慈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浙
西救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敢昧死請內降手詔

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傷流殍相屬今來淮南始獲一麥浙西未保豐凶應淮南京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仍更別賜指揮行下臣所言六事四事令諸路安撫鈐轄司推類講求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痏則猶可望太平於數年之後也臣伏覩詔書以五月十六日冊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慶孟子有言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周之所以王也

今陛下膺此大慶獨不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質子以輸官者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為子孫無疆之福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取進止

論倉法劄子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即位首覺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為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

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為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罪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古今而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為臣子皆當為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為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揀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

以爲治也耶今者又令兵揚楚泗轉般倉斗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強明發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便行倉法臣所未喻也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勅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使六百萬石上供斛㪷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稍數千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疎外輒議已行之政必須却送戶部或却令本路監司相

度多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材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死之間時進瞽言但可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即乞將此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爲妄即乞并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

論綱稍欠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

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
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
可以小道理凡所㓰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
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
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
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
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
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
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
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

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爲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疎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爲朝廷歲寛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爲三司使上論

養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
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
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
足因晝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
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塡發運司不復抱認非
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
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
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
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干
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

賣質妻鬻子饑瘦伶俜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下有缺文）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析文破敕苟以隨船爲名

公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
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
綱梢既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
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
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楊州稅
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
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
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
眞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
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爲姦激

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専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折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斗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斗子仍只存留一半希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皆詣臣訴狀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諭退還其狀

然相度得此法必行則見今斗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旣冒深法必須重賂輕齎窖行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專斗若不受賂必無寬剩斗向決難了納即須多方窖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

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礙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船為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為催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為條未敢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與收稅務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

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
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
施行庶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
害大得一而喪百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
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
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
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
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
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爲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
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船點檢指揮如左

一准元祐編敕諸綱運船栰到岸檢納稅錢如有違限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稅錢者各徒二年諸新錢綱及糧綱緣路不得勒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處更不問罪至京下鏁通津門准此

一准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看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檢得委有稅物名件自合依例饒潤收納稅錢即無不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

物自不得依例喝貌稅錢事理甚明。

右謹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身畏法運餽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為家既免折賣又常修完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綱梢既與客旅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欄無由乞取然梢工自須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訐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垛場議者以為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略無絲毫之効京師酒

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路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閑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爲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賜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爲是即乞盡理施行少有

遺戾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本州已具轉般倉㪷子二十人不足於用必致闕誤事理申乞依舊存留四十人去訖其㪷子所行倉法臣又體訪得深知綱運次第人皆云行倉法後欠折愈多若㪷子果不取錢則裝發更無㪷面兵梢未免偷盜則欠折必甚於今若㪷子不免取錢則舊日行用一貫者須取三兩貫方肯收受然不敢當面乞取勢須宛轉託人減刻隔洛爲害滋深伏乞朝廷詳酌早賜

廢罷且依舊法

又貼黃臣今看詳倉部今來起請條約所行倉法支用錢米不少又添差監門小使臣支與驛券又許諸色人告捉攔合乞取之人先支官錢五十貫爲賞又支係省上供錢二萬貫召募綱梢如此之類費用浩大然皆不得利害之要行之數年必無所補臣今所乞不過減却淮南轉運司遺條收稅一萬貫使綱梢飽暖官物自完其利甚大

乞罷轉般倉斗子倉法狀

元祐七年八月二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奏論綱梢欠折利害內一事乞罷眞揚楚泗轉般倉斗子倉法幷乞揚州轉般倉斗子依舊存留四十人今來揚州轉般倉斗子四十人並曾詣臣投狀乞一時歸農臣雖且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體訪得衆情未安惟欲逃竄兼訪聞泗州轉般倉斗子已竄却一十二人深慮逐州轉般倉斗子漸次星散別行召募必是費力兼恐多是浮浪輕犯重法之人愈見敗壞綱運其逐一利害已具前狀只乞朝

廷詳酌先賜施行廢罷轉般倉斗子倉法及揚州依舊存留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爲額仍乞入急遞行下貴免斗子星散住滯綱運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准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敕陝西轉運司奏准敕節文賣鹽并酒稅務增剩監專等賞錢更不支給本司相度欲且依舊條支給所貴各肯用心趂辦課利戶部狀欲依本司所乞並

從元豐賞格依舊施行檢會元豐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敕賣鹽及稅務監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釐賣鹽務專副秤子稅務專攔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半釐及檢會元豐賞格酒務鹽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二釐酒務專匠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釐者右臣聞之管仲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鹽酒稅務監官雖爲卑賤然縉紳士人公卿冑子未嘗不由此進若使此等不顧廉耻決壞四維掊斂刻剥與專攔秤匠一處分錢民何觀焉所得毫末之

利而所敗者天下風俗朝廷綱維此有識之所共昔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自數年來刻虐日甚商旅爲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爲少衰詳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緣有上件給錢充賞條貫故人人務爲刻虐以希歲終之賞顯是借關市之法以蓄聚私家之囊橐若朝廷關救風俗全養士節卽乞盡罷上件歲終支賞條貫仍乞詳察上件條貫於稅務施行尤爲害物先賜廢罷況祖宗以來元無此路所立場務增虧賞罰各以明備不

詩此條方為勸獎臣竊見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敕
廢罷諸路人戶買撲土產稅場命下之日天下歌
舞以致深山窮谷之民皆免虐害臣既親被詔旨
輒敢仰緣德音推廣聖意具論利害以候敕裁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